

大封画 四季系列

夏 摸鱼儿

老树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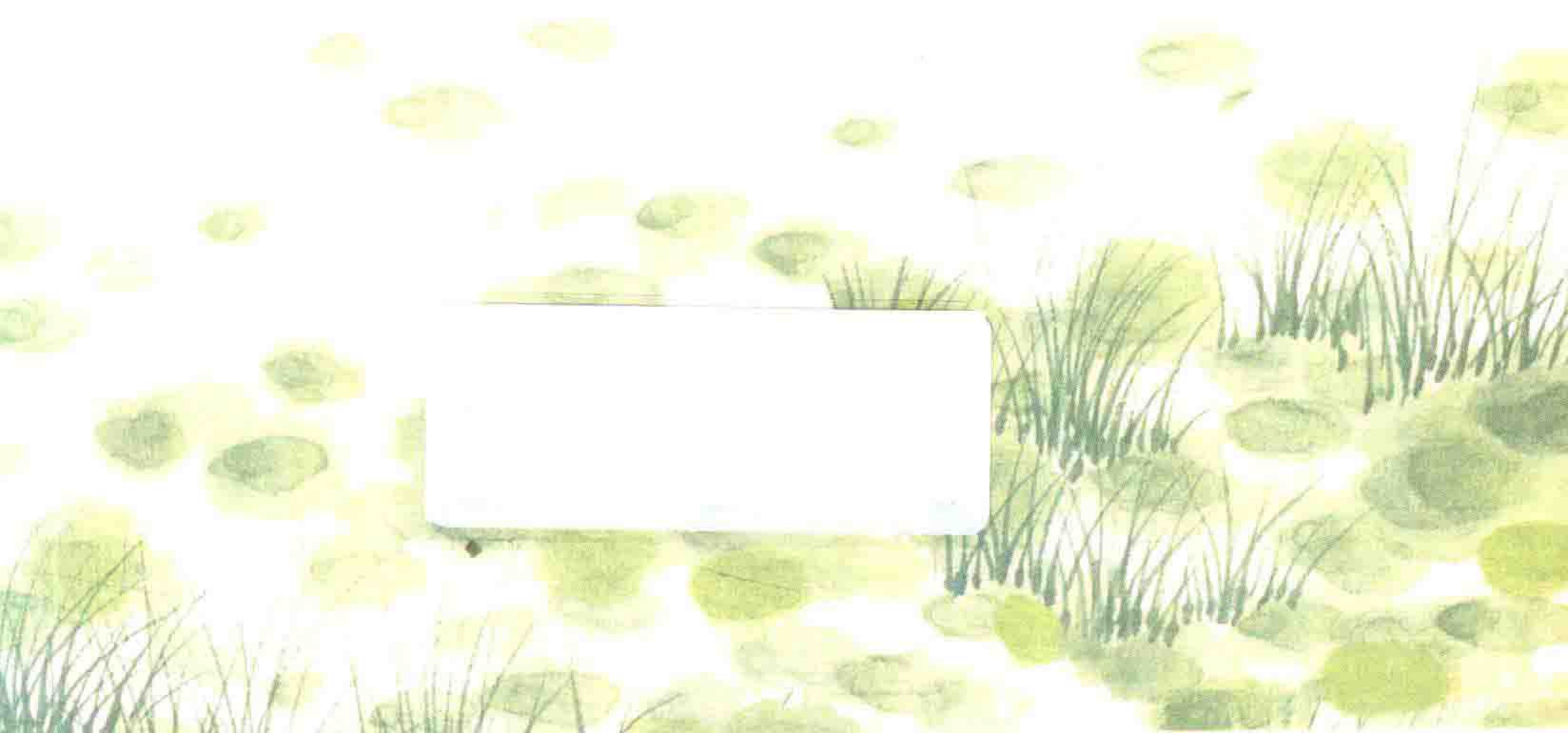


夏 摸鱼儿



老树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摸鱼儿 / 老树著. --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5

(老树画画·四季系列)

ISBN 978-7-5479-1471-7

I. ①夏… II. ①老… III. ①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2510号

老树画画 四季系列

夏：摸鱼儿

老树 著

责任编辑 朱艳萍

审 读 吴 迪 陈家红

责任校对 郭晓霞

整体设计 品悦文化

技术编辑 顾 杰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 址 www.ewen.co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ph@163.com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230 1/32

印 张 6.625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9-1471-7

定 价 39.8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写在前面的话

一簞食一瓢饮，一树花一世景。世间总有很多纷纷扰扰，难得偶有闲心，享受岁月静好。在老树信手描绘的四景绘本里，醉享春花烂漫，贪赏夏树凉风，卧看秋云变幻，静饮冬雪纷纷……生活的步伐不知不觉间慢了下来。四季的花草，朝夕的感悟，有戏谑也有更多的真情。一个饮酒撸猫性情中人，用笔墨记录下的细碎瞬间，让我们收获了画里字间的小感动，小共鸣，小确幸。

老树说：人得有理想，有梦想，甚至得有空想。人不能总是目标明确地活着：人有时候得什么都不为地活着，不像任何人、不像任何说辞当中描述的那样。如果说这样的活法也会有个目标的话，那么，唯一的目标，就是向自己而不是他人证明：我活过了，我像自己期望的那样痛快地活过了。

《春·醉花阴》

《夏·摸鱼儿》

《秋·梦行云》

《冬·忆旧游》

“老树画画·四季系列”为你在现实的世界中，寻找那份活着的痛快，不必折腰事王侯，不用无端生闲愁，云远天高，相视一笑，这就足够了。

目录

人在江湖 /001

重要的是一直在看 /003

好爽 /059

一些潦草的印象 /061

狂花满屋子 落叶半床头 /101

睡在画报里的民国女子 /103

晋人门下 /125

乱世写大意 浑水摸小鱼 /127

人在
江湖

重要的是一直在看

每个人看电影，都会有自己的标准。我也一样。

大学的最后一年，选修了“电影文学”，目的是为了能够比其他同学多看几部电影。那时看场电影仍然是件非常隆重奢侈的事情。教我们的是一个老太太，面无表情，把电影课教得如同念经一样枯燥，真让人烦透了。好在我们还是借机会看到了不少的好影片，包括一些对我一直有影响的如《去年在马里安巴德》这样的影片。奇怪的是，这样的影片后来却再也没有机会在公开的场所看到过。

1985年，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两年了，正在中央财经大学（彼时尚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里教书，教大学语文、写作什么的，却对西方现代主义绘画感了兴趣，对视觉语言（那时还没有多少人谈这个词儿）略有感觉。还成天里画画，做陶瓷。之外，就有些不知道做什么好，就有些百无聊赖。学兄张卫此时在《当代电影》做编辑，大我不少岁数，生

怕我这样下去学坏了，把人给废了，就引荐我进入电影圈儿，开始做电影评论，主要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不包括国外的影片。其间不断地到电影资料馆小放映室去看刚刚拍完、初经剪辑但还没有最后合成的“片儿”，跟一帮电影界的什么专家坐在一起，听他们发表高论。起初，那叫一个胆小，坐在别人不注意的角落中，听人介绍到场的是谁谁，什么夏衍、陈荒煤、钟惦棐、邵牧君、陈凯歌、张艺谋、吴子牛、周晓文、刘晓波等等，真是肃然起敬。那时没有多少人会对演员感兴趣，导演才是大家谈论的话题。偶然来个演主角的什么演员，也只是坐在一边儿不起眼的什么角落里，竖着耳朵听别人乱侃，打着哈欠，一脸的无知之状。时间长了，在一起说得多了，才知道大家肚子里也就那么多点水，不过如此！当时人们更倾向于从历史学、社会学，特别是美学和政治的角度谈电影，搞得挺悲壮挺正经的，话也说得挺大。我的兴趣却只在关心电影的视觉构成和叙事语言方式这一端，有点儿像把对现代主义绘画重理性传承这一脉络的兴趣平移到电影中来了，所以没有多少人可以说话。无人过招儿，就有些寂寞的样子，兴趣渐渐地也就淡了。于是，在大家开始对第五代电影越来越感兴趣的时候，那些导演和演员都纷纷变成了明星的时候，我抽身便走，所谓退出了江湖。

此间的收获依然是在观看。几乎跟对现代主义绘画的兴趣一样，我有机会看到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时期的电影。最极端的是1989年秋冬季，在家中无聊透顶，拿个邮局用的帆布口袋，到电影资料馆去驮回来一口袋一口袋的电影录像带——恰有一位在我班上的函授生是资料馆的工作

人员。还专门买了台松下 L15 录像机，在家里昏天黑地地看了几百部片子，生生地将那机器给看坏了。结果就是，到现在说起哪部电影时，经常地把人物故事或者是地点导演给搞串了。尽管如此，收获还是不小。那些对电影的语言系统有所开拓的导演，如费里尼、戈达尔、安东尼奥尼、特吕弗（香港人译作“楚浮”，真是好）、伯格曼、罗布·格里耶等等，把我搞得糊涂了。紧接着，又把我搞清楚了。这些完全不同的观看方式和陈述他们的观看的视觉语言方式，将我的思路清洗了一遍，真是让我受益匪浅。还记得重看安东尼奥尼的《放大》，是在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里，我骑着自行车给送的拷贝。人都坐满了，站在后面，看到一半多时，忽然地看明白了，激动得差点儿大叫起来。这部片子上大学时已经看过了，只是一直没有搞明白。一件事突然地搞明白了，那个高兴啊，真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禅师过去形容是“如桶底子脱”，深有同感！傍晚时分，骑车回学校，一个人在西直门外一家利群饺子馆吃了两大碗面，就着一盘花生米，喝了一瓶二锅头。那时候年轻，也没有什么钱，高兴的表达方式就是喝酒，然后满脸通红地大声说话，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

1991 年后，为生计忙，转而去做出版了，电影不再像过去那么关注，也很少看了。其实看得少的是中国新出的这些电影，国外的却没少看。看到的，都是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和机会。比如，因为在歌德学院看书的原因，看到了不少德国二战后的电影，如施隆多夫、法斯宾德之流。法斯宾德的片子看了不少，《莉莉·玛莲》《玛莉莲·布劳恩的婚姻》《水手奎莱尔》《外国佬》等等。看得多了，就不大喜欢了。看有人分析《玛

莉莲·布劳恩的婚姻》，吹得很高，话说得有点儿离谱了。其实说讲究也没有讲究到什么地方去，说放松也还端着个架势。有点儿学了美国人，可又不地道，只是有些油腔滑调罢了。喜欢那部施隆多夫的《锡皮鼓》，将现实与幻想捏成一块儿，做得残忍，可又有一种缥缈，仿佛梦中之事，再看，又似是真的。《天谴》（或译《上帝的愤怒》）结实，有大力量，而且有一种紧张，令你不得不看。看一艘大火轮船被土著人生生给拉上一座山去，真是匪夷所思。看过了，心中吃惊，几天都惦记着。

再就是因为有个哥们儿姚荣，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俄语，又在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工作，却是一位外语教研室女同事的丈夫，同住在一座筒子楼里，平日里过从甚密。因了他的方便，有机会看了一大批前苏联的影片，大受震动，觉得真是好。如邦达列夫的《岸》《小薇拉》《丑八怪》等等，圣彼得堡，白桦林，伏尔加河，红场，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水手，西伯利亚流放的革命者，身形清瘦的、穿竖领子的长呢大衣围一条带格子的长围脖儿的诗人和音乐家，昂扬着脸盘子的向日葵花，母亲沉着的面孔，黑色的无边无际的土地，倒牛奶的微胖的家中少妇，夏伯阳，骑兵的马刀在阳光下闪烁，保尔·柯察金和曾经成为无数中国少年梦中情人的冬妮娅——让人想到这个地方的人以及这个地方的电影，真是不能小看了。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电影《岸》中那座被湖水淹没的大教堂，潜下水去的孩子撞击那座水下的大钟发出来的沉郁幽远浑莽苍凉的声音，仿佛从每个人的心底下传出来。那种画面中透出来的巨大伤感和力量，那种俄罗斯人的诗性和高贵的气质，那种深厚的宽广和低沉静默，

真令我们这些在所谓的经济大潮中为钱奔忙的人们觉得矮上一大截！此时恰好听到一个在俄罗斯打工的原同事回到北京来，唾沫星子四溅地说着那边的苦和穷，说用几包口香糖可以雇得一辆出租车拉你满世界乱转一天，语言里透着一股子暴发户土财主对穷人的那种蔑视和不屑。此时我就想，那种人的高贵和诗性是你买得到的吗？无论你多么的有钱。

有意思的是，这个时期看到了一些日本的影片。降旗康南和山田洋次两个导演启用高仓健拍的一系列片子在国内放了不少，节奏舒缓，故事平淡，类似散文，打动了不少的人。不少的中国女人将高仓健当作偶像，搞得中国男人心中挺失落的。中央电视台还搞了个讨论，说，假如你家里有一个高仓健这样成天不说一句话的丈夫你怎么办？这个问题还真把许多话痨一样的中国女人搞得不说话了。另一些导演的片子印象强烈，如今村昌平的《楢山节考》《日本昆虫记》，黑泽明的《乱》《影子武士》《罗生门》等等。当时人们还不大知道什么小津安二郎和沟口健二，最感到震动的当然是那个大岛渚了。记得看他的《青春残酷物语》，浑身冒汗，那种残忍的力量和堕落的快感让人惊讶。偶然地在一个朋友家通过录像带看了他的《感官王国》，不可思议的狠和脏！这样一部有名的影片，它的有名就是因为这种狠和脏吗？从此对这个导演没有什么好感。奇怪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充满血腥和肮脏的有关性的日本影片，不知道那些导演是怎么想的。一日偶然淘得一部今村昌平的片子《赤桥下的暖流》，急忙看了，不知所云，只觉得这老头儿真是不灵了，做作就不说了，真是一通胡扯。暴力为什么不能做

得像《英雄本色》那样？我喜欢美好而且干净的电影，我想通过电影是可以做到的，但这样的影片却很少，真是怪事！

就这样，一直就是在看，甚至是毫无目的地看。没有谁逼着你把看电影当成一个工作来做，没有人追着要你写评论。只是在看。这有多好啊！我谁也不欠，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活得多踏实！我想写就写，不想写就四处溜达闲逛，或者是睡大觉。幸福啊，哈哈！我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太高兴了！星期天，或者是出差的时候，把事办完了，第一件事就是拉上朋友去淘光盘。过去总笑话女人爱逛商店，而且平生最恨的就是逛商店。可有了淘光盘活动后，这种情形便有了极大的改善。我，我也看着我的哥们儿一有功夫就往卖光盘的小店里跑。什么电影好，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早已经心中有数了。买过什么没有买过什么，也早在心中了。到了小店，如狼觅食，把人家藏在柜子里的、门后面的、床下的纸箱子一一拉出来，一通乱翻，还知道什么是“枪版”什么是“碟版”，人人一副挺专业的样子，蒙不了的。得手几张，回家就试。不成了，马赛克了，再找那小子去换。朋友见面后也有新话题了，“最近又买什么盘了？哪儿盘便宜？”每人还都有几个固定的点儿，留电话什么的，来盘了及时通知着点儿，搞得自己像个二道贩子。

越两年，按着自己的喜好，或者是按电影史的说法，将那些名片的VCD总算是买得差不多了。该知足了吧？不成，DVD又来了。起初不觉得，待看了，直骂那些商人之前为什么不直接就做成DVD呢？害得我们花两道钱？骂是骂，DVD还得买呀，质量就是不一样啊！同样的一部片子，

看着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伯格曼的黑白片子，那些人物脸面上的一点儿斑痕都纤毫毕露，仅是一个画面，表达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这怎么行？于是新一轮淘盘运动又展开了。从那些笑眯眯的狡猾的商贩手中将那些片子重新买过，然后忍痛把那些 VCD 通通送人，再把那些 DVD 重新看过。这一看，就把过去不知道的一些片子给补上了，原来电影是如此的丰富，比过去看录像带时丰富得不能想象。而且，这一看，就觉得有些东西从心里往上涌，就觉得想法又有点儿多起来了，过去没有想过的事都想起来了，而且有点儿打通了，让我明白了有关摄影啊、绘画啊、文字式的叙事啊等等方面的一些过去没有想明白的东西。

但却从没有想到要写些什么，仿佛歇手很久的一档子事儿，再也想不起来可以捡起来重新做一做了。这事儿自己想起来都觉得奇怪。

2002 年 5 月，整理买过的光盘，觉得有种东西重新回来了，突然地就有了一种冲动，想好好地写出我的一些感觉。看到市面上出了不少关于电影评论的书，略翻一翻，基本上是在胡说一气，蒙人钱玩儿的。看得多了，又想，写这东西干什么呢？电影是让人看的，说这些胡话的用处，不过是所谓的专业交流，有点儿像是一群人在互摸，于我们的观看裨益不大。苏珊·桑塔格称此为“过度阐释”，说得真是到位。她还以此话题做了篇很长的论文。

想过了，废然作罢。重要的依然是观看，而且，是每一个人的自己的观看。每个人的感觉都不能取代他人。在看到那些有关电影的复杂说辞的时候，你尽可以把它当作一阵从身边轻扫而过的夜风。当你进入并

漫游在那些影片营造的世界之中的时候，这些文字不过是脚下为风卷起倏然滑过的枯叶。你照直往前走，用你自己的目光去抚摸前面那些无尽的风光，不必回头。



小城新雨后，乱花覆古塘。
停舟做一梦，无处不清凉。